

◇美文

茶趣

□雷国裕

少当地人也加入到经营茶叶的行当中来，甚至亲自到主产区订购适销对路的茶叶，生意同样做的风生水起。而茶叶店铺的门头设置也随之升上等级。位置要选人流量多的地段，外观设计要新颖醒目，店内陈列除精美茶罐，豪华包材外，往往还辟出一角，摆放一张木质茶桌，茶桌上茶壶，盖碗，品茗杯，公道杯，煮水器，茶盘，茶滤等茶具一应俱全。遇到讲究的店主，还备有茶荷，壶承，闻香杯，茶巾，杯托，盖置，茶宠等小物件，给人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如果跟店主熟络了，老板娘还会伴着悠长低缓的乐曲声，为你徐徐演示娴熟的茶道：温杯，投茶，候汤，冲茶，刮沫，淋壶，烫杯，出汤，斟茶，品茶。十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温尔娴雅。身处此种氛围，品茗，欣赏，沉浸的同时，你都不好意思不掏腰包不代为宣传。

汾阳人向来懂礼数重礼节。即便早些年生活并不宽裕，但凡有客人亲朋登门，必定先冲泡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用双手郑重捧至面前，加上嘘寒问暖的柔语，让你解乏止渴之余，顷刻间感受到情的率真家的温暖，汾阳人热情好客之道就在一泡茶茶的滚烫翻转中尽显无遗。时至今日，茶罐茶壶茶杯等饮茶用具仍是汾阳人居家必备之物，并且位置显赫。有条件的家庭还会专门辟一间茶室，专门到培训班学一些茶艺茶道，为平常生活增添一些逸趣。而汾阳人出行的基本标配就是“杯不离手”，这水杯早些年是玻璃杯，塑料杯，搪瓷杯，甚至还有装罐头的小口杯，现在则基本换成钢化杯，保温杯，磁化杯，直至更高级的不知名杯。这杯那杯不断变化着，不变的始终是杯中或浓或淡的茶香，抚慰着身体的疲惫，消解着心中的愁绪，释放着情感的喜悦，张扬着自我的个性。汾阳人因此具备了有情有义包容大气无欲则刚的禀赋和格局。

我本不善喝茶，常以白开水代饮。时间久了，一是白开水索然无味至极，二是架不住旁人反复劝导，便也开始试着喝茶。饮茶品茶，现在竟然变得深爱其间欲罢不能。在所有的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中，我尤喜红茶，红茶中又最喜金骏眉。闲暇之余，取少量茶条肥壮者，辅少许陈皮，置于杯底，以八十至九十摄氏度水冲泡，十五秒后，但见杯底茶叶肥厚红亮，杯中茶汤金黄温厚，捧至鼻翼，茶叶的果香与陈皮的酸甜相融合辉映，喂一口，甘甜，滑顺，清爽！古语云：独品得神，对品得趣，众品得慧。那瞬间，我深感其妙。人生海海，跌宕沉浮。当灵魂远行久了，有时真需要安下心来，让一切归于寂静，用一叶茶一杯水的修行，来检视过往审视内外。那一片被称为茶的树叶，不远万里奔袭而来，许是满腹经纶踌躇满志，或是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但此刻，它被一捧黄河天外之水所融化，被一双北方汉子之手所握持，仿佛凤凰涅槃，蛰伏于恬适安逸，孵化为袅袅香气，弥漫着时光不老的脉脉温情……

我总结汾阳街头有四多：饭店多，药店多，花店多还有茶店多。饭店可解饥饿，药店可治病痛，花店可添喜庆，茶店呢？自然可增趣可怡情。

汾阳人爱喝茶跟爱喝酒一样出名。爱喝酒好理解，因为域内就有“杏花村里酒如泉”的滋养，所谓靠山吃山靠酒吃酒，算是得天独利之便了。即便不胜酒力者，也比其它地方的人间得酒气多见得酒水多。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汾阳地处黄土丘陵地区，向来干旱少雨，既无种茶的气候条件，也无制茶的传统工艺，何以民间饮茶之风日胜一日长盛不减呢？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这个疑问终得不到权威解释。一种大而概之的说法是，明初有永和王，庆成王二王受封汾阳，皇家习俗慢慢浸淫民间，加之汾阳地处晋商茶马古道的枢纽，以茶，盐，丝绸，器皿等为主的货物交易频繁，经年累月，天长日久，遂形成和发展了汾阳这一独特民俗习惯。

不管何种原由，汾阳人爱茶喜欢那真是一道别致景观。早先，位于城内的汾州市场生意兴隆，而店铺以南方人经营的茶庄为多。店面不大，却一家紧挨一家。店内除一只柜台外，就是堆放着写有各式“名茶”字样的纸箱，从外到里，从低到高，满满当当，挤得仅容一人通过。尽管仄逼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老板却乐得心花怒放，一面大把大把接收着钞票，一面利索地把茶叶分类打包，让客户发往汾阳的角角落落，进入到寻常百姓家。有了南方人的指引，不

◇诗词坊

诗歌四首

□李峰

中年说一

喜欢在安静的时候，听一滴雨从房檐垂落
那样的解脱，一次比一次干净，毫不拖泥带水
寂静的清晨，远处传来一声布谷鸟的叫声，悠远
尽管从未窥探到鸟窝，够了，那鸣叫已足够
配得上神清气爽。如果是夜晚，整个尘世都熟睡了
那夜的黑，沥干白天的喧嚣
那一下一下均匀的钟摆声，就是
安静的呼吸。这些听起来卑微
都是值得致敬的崇高

最好能安静地坐下来，喝一杯茶。在一小盏茶汤里，交接
那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的过往，直到黄昏沉浸在
又一小盏茶汤中。也可以一个人
独饮一杯小酒，不要再成群结队地
暴饮在欲望的街头。或许那说醉没醉，似醉非醉的曾经
足已醇香一个黄昏。这一杯茶一杯酒
就是来日安身立命之地

这世间千千万万的风景区，我们
彼此都只不过是走一遭，掠一眼

我们都看不到真相

不是吗？山，一座连着一座，层层叠叠，折叠
起的是深处，抖开也是深处；河流，一条流入另一条
纵横交错，每一条都是母亲河给起的乳名，海平面
只是目光中的一个码头。真相
都隐没在山水之间的苍苍里

其实，用不着在悬崖上凿石窟，你想像出的佛，只不过是
信仰中的一张伪证，风化后，面目可惜。也用不着站在
河流边，反复感叹：逝者如斯。那就是废话连篇。如果能
不刨根问底，你眼前的
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就都是佛

真相大白，就是“空”，什么也没有。最痛苦的是，后人祭奠
先人时，跪在地上，燃烧着一叠一叠的纸钱，并痛哭流涕

◇戏曲艺术漫谈之二

历史悠久的艺术

□梁镇川

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古代文学艺术的三座高峰。元曲，即主要是指元杂剧，似乎元代的中华戏曲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那么，中华戏曲起始于何时呢？

作为中国民族戏剧的戏曲，经过漫长的培育孕育阶段，至宋代随着市井文化的勃兴，进入形成时期，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人宋后，散见于民间市井瓦舍的歌舞百戏，在市井文化这一温床的孕育下，初显发展趋势。北宋灭亡后，宋杂剧南下、北上一分为二。

南下宋杂剧与南方地方音乐、民间小戏融合而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最早的戏曲形式——南戏。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写道：“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

与此同时，在北方与南宋对峙的金代，逐渐衍化而成金院戏本。于是，以金院本和北方音乐为基础的一种戏曲也迅速成熟起来，在金末元初之际已发展定型，这就是元杂剧。

元杂剧标志着戏曲的真正成熟。它在元统一中国后，立即迎来了中国戏曲兴盛的第一个高峰。到14世纪初，元杂剧达到鼎盛，涌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这样的大家，及其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如

◇人间味道

我的父母同岁，都是1929年生，父亲走得早，享年75岁，母亲长寿，享年91岁。虽然二老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对我的教诲，言犹在耳，历历在目。

不占公家的便宜

1971年，我在孝义市百货公司由合同工转为正式工，接着又入了党，真是双喜临门。当我回家把这些告诉父母时，他们非常高兴，同时又说，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之后我走上了领导岗位，一直干到县委书记。但每次回家，父母总是说，干啥都不容易，只要不忘咱是农家出身，不害人，不占公家的便宜，多为老百姓办事就不怕。此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但每次都对我是极大的教育。我深知，父母生在旧社会，受尽了人间苦难。为了生计，父亲从小就外出扛长工，打短工。母亲13岁嫁到花寨后就扛起了生活重担。我深知，父母从骨子里爱党、爱国、爱集体，从不利用我的权力谋好处，更不占公家、集体的便宜。我在交口任县长、书记15年，他们到交口县城办事或看我，都是坐顺车和班车，不让我派专车接送。1980年我在孝义西泉公社任书记期间，父母经有关部门批准，批下3孔窑洞的宅基地。为此他们先是卖掉

原有的两孔窑洞和一间房子。为省钱自己平地基、挖砖、烧砖，只要自己能干的都是自己干，我只是垫窑背时才回去看了一下，三孔新窑洞就盖起来了。在党的培养教育和父母的影响下，我一直坚持原则，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能动就得劳动

1990年春季的一天，我任交口县长时到温泉乡下乡，午饭后随便回花寨看望父母。到家后只见大门紧锁，问邻居才知他们上地还没回来。我赶忙到了地里，只见老两口坐着喝水，吃饼子。我说你们都60多岁的人了，还不回家吃饭？母亲说“春天栽树，回去多误事，带上水和饼子，饿了吃点儿就行了”。我说“你们又不是生活不了，还那么劳动何苦呢”？父亲说“能动就得劳动，这样对身体也好”。看着他俩满手老茧，见到我又满脸高兴的样子，我的眼睛湿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母一生热爱劳动，勤俭持家。解放后父亲当过林场工人和生产队长。打过铁，榨过油，还会做豆腐，干农活更是一把好手。母亲1950年入党，她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大，当村支部委员和妇女主任多年，更要带头劳动。改革开放后，他们响应党的号召，

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写出好文字。

梦想梦想，却止步于想。想着想着，梦就枯萎了、沉睡了。时光流逝之间，容颜慢慢苍老，萎靡如秋风中的荒草，在晨露中遥想着当年的风华正茂。当年的风华正茂，那般的阳光灿烂、鲜衣怒马，那么珍贵的一段光阴，竟然消失得毫无意义、绝无美感。一念至此，心灰意冷，恨不得就此醉死过去，让一切重新开始。

但是，世界总是拿出许多例子证明，人要做好一件事情，什么时候都不算迟。姜子牙72岁垂钓渭水，得遇文王，便一飞冲天，大展宏图。姜子牙的境界高聳入云，无法企及。但老太太柴田丰和书法家赵慕鹤，两位现身说法，足以使每一位伤感年华已逝、梦想不再者热血沸腾起来。

柴田丰老太太92岁学着写诗，98岁出版诗集《人生别气馁》，100岁时出版第二部诗集《百岁》，两本诗集总销量近200万册。赵慕鹤先生，66岁退休，75岁当背包客游历世界，87岁时以学生身份重返校园，93岁去医院当义工，98岁取得硕士学位，100岁时书法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收藏，101岁时成为畅销书作者。

古语云，“大器晚成”，的确是用无数例证浓缩出来的精华。当然，“大器早成”的也很多，可惜“器”成了，命就不久了。

亚历山大大帝，建立横跨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33岁，走了；项羽，封诸侯，霸天下，大小72战，所向披靡，33岁，走了；霍去病，17岁率800铁骑出征，大破匈奴，横马祁连山下，24岁，走了；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25岁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走了；李小龙，创截拳道，导、演四部半电影，部部经典，其对现代音乐、电影、武术、哲学、服装、舞蹈、街头艺术、跑酷都有深远的影响，33岁，走了；莫扎特，重塑并定义欧洲古典音乐的天才，35岁，走了；……

他们走得虽迅速，但梦想都已实现。普通如我的梦想，自然没有那般宏大高远，却也是自己心中的星辰大海。临终之际，若能如他们那般安然：梦想，已成。此生又有何憾！

我忽然顿悟，人来世上，一定是有梦想，为之而努力实践。年龄不是关键，梦想才是。梦想实现了，之后的时间，便属多余；梦想在路上，那么，经过的时间，都是在准备。

◇心香一瓣

梦想

□李牧



荷香流韵 (国画)

王建新作

鉴赏

梅

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三川河 82期